

实体书店亟需重塑商业模式

关键词

书店 转型升级 融合业态

○杨海波(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给各行各业带来严重冲击的同时,也促使我们更加深入思考实体书店今后的生存发展问题。就实体商业而言,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是,其单纯产品卖场功能正在加速弱化,传统的商业模式已走到尽头,严重的生存危机就在眼前。在后疫情时代,实体书店要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加快创新、变革、调整的步伐,牢牢抓住推动书店创新转型发展这个核心,重塑实体书店的新商业模式和盈利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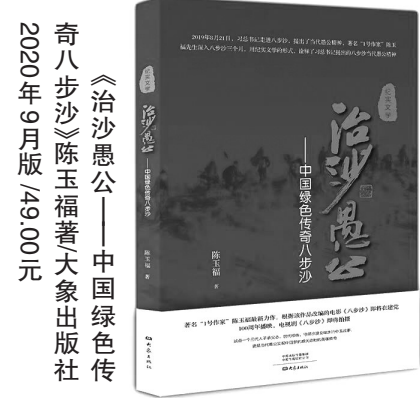
做好线下、深耕线上,线上线下有机融合。互联网海量信息的涌入、电子阅读设备的支持、多媒介阅读的丰富体验等重塑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实体书店的传统经营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因此必须加速推进互联网化,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一是创新线上业务。这次疫情让实体书店的线下客流锐减、造成极大损失的同时,也倒逼书店加速向线上转移。许多书店通过直播带读者“云逛书店”、开展讲座、分享书单,组织线上读书会、阅读社群等形式,建立线上线下相互互通的平台,满足读者的社交需求。还有的书店借力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分享平台,将书店的实体场景延伸至新媒体场域,利用社群营销等途径进行引流,帮助实体书店回归人们的关注视野。这些依靠新媒体传播的模式,特别是“两微一抖”,不仅可以吸引关注,吸引流量,还可以满足读者多方面需求,将与读者的销售关系向粉丝经济转型,强化粉丝读者的粘性,不断满足人们阅读文化消费新需求。

二是借力三方平台。在第三方平台开设店铺,建立第三方平台运营团队,充分利用第三方平台流量聚集优势,扩大线上销售,成为实体书店拓展线上经营便捷高效的方式。开网上书店营销策略很重要,运营网上书店的目标应该是少投入、多产出。第一要聚焦重点社和重点品种,形成自身的特色优势。第二要建立选品团队,精选上架书目,打造爆款产品,还要最大程度降低采购成本,寻找盈利空间。第三可以定制开发一些IP产品,把当地优质的文创和农产品、特色产品引入到网上销售。

三是实现增值服务。实体书店,特别是遍布各地的新华书店,拥有无可比拟的渠道优势,应当在做好线上业务的同时,向外向下延伸,全力打造学习场,拓展学习付费业务。在各地的实体书店开设学习场所,把各个门店的优势课程、特色活动等资源引入线上,通过线上引流,实现线下体验和消费,形成线上线下结合的优势,探索实体书店、网上平台良性互动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方式。

推进复合经营,打造多业态阅读空间。实体书店在发展变革过程中,经营方式普遍采取在书店内增加其他业态,逐渐发展为集图书、咖啡、文化交流、文创和社交为一体的多功能体验空间,呈现复合经营的发展模式。实体书店已经不再仅仅是买书和卖书的场所,而是一个可以获取知识、体验文化、感受氛围、社交休闲的城市文化空间。实体书店如果要在复合经营模式中打造风格突出的文化休闲空间,需要搭建沉浸式文化场景,增强读者的体验感,更好地迎合读者精神文化的需求。通过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改变读者的购买行为,更好地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日本的茑屋书店就是通过不同产品组合的场景布局,让书籍带动头部流量,再利用与书籍强关联的产品转化流量,促使用户产生连带性消费,让茑屋从传统实体书店升级进化成为一个文化商业综合体。



■张 也

如果最开头6个老汉治沙的初衷还有保卫自己的家园的因素在里头,到后来6个老汉的治沙行动完全就变成了保卫人类共同家园的行为。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的6个老汉有的已经做古了,但是他们虽然走了,沙漠却变绿了,何止把沙漠变绿了,更大的功劳还在于把人也变好了。他们在改造沙漠的工程中,也改造了人。调皮捣蛋者变成了治理沙漠的骨干,大学毕业生主动加入治理沙漠的队伍中,连市长、市委书记都想尽办法为治理沙漠做一份贡献。《治沙愚公》的出版,是作家在为西部文学呐喊,为西部人的精神补钙,这让入非常感动,也非常震撼。文学作品写什么,历来是文学界争论的焦点。歌颂正能量,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真、善、美的作品来抵制假、丑、恶的作品,这是“1号作家”陈玉福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这些他确实做到了。

《治沙愚公》这部作品的结构严谨。作品从沙漠侵害人的厉害程度开始入手。当地人常说:“一夜风沙垒成墙,早上起来驴上房”,文章从这里开始着笔,这就很自然地引出来了治沙造林的英雄。这就如同一部戏剧或者一部电影,出场人物不但自然而且有理由,这是成熟作家的表现手法。作品顺着时间的推移向前展开着,让读者读起来非常自然,一点也不感觉别扭。在阅读《治沙愚公》这部长篇纪实文学的时候,人们不断地在发问,八步沙下一步怎么样了?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些问题正是作家的高明之处,他巧妙地用叙事的手法让读者拿得起书却不愿意放下。

在《治沙愚公》这部纪实文学中,最初描写的六老汉群像的第二代人,后来又有放羊倌的出现,又有其他人参与治沙,还有大学毕业生等等。这些人物各有各的性格特点,从穿戴打扮到言谈举止、从为人处事到办事原则,一个和一个不一样,没有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作品发展到后来,只要某个人说一句话或者办了一件什

最近,著名“1号作家”、金牌编剧陈玉福的又一篇力作《治沙愚公》由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大象出版社出版发行,作品的出版发行在文学界引起一场不小的轰动。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考察甘肃省时,曾购买过陈玉福的长篇小说《八步沙》。加上这又是为纪念习总书记走进八步沙而创作的一部精品力作,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个中原因,除了作家的叙事能力和笔力功夫之外,很重要的一条即它是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作家原汁原味地记录了八步沙6个老汉三代人与沙漠进行了长达50年斗争,最终战胜流沙的侵害,让40万亩荒沙变成绿洲的故事。

么事,读者立马就能够知道这个人是谁。个性明显的人物,不能不让人感动,而且产生了一种也想投入到治沙战斗中去的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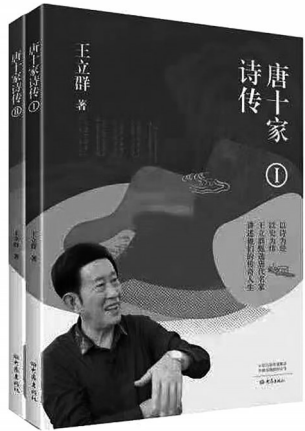
这部作品的细节细致入微。任何文学作品都离不开情节、细节、人物、语言四大要素。情节可以想象,语言可以创作,人物可以描写,唯独细节没有办法凭空编造。细节必须来自于生活实践,没有扎实的生活积累,没有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头、受得了委屈的决心,想挖到细节是不可能的。而任何文学作品的生命力长短,细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不敢断定作家陈玉福是不是在八步沙这个地方生活了多长时间,但是从书中的细节描写来看,作家的生活是非常扎实的,细节扑捉也是用了一番功夫的。几块石头支一口锅,锅里几颗土豆就是六个老汉的晚饭,他们围着铁锅吃土豆,吃着吃着唱起了“凉州小调”。你坐在空调房子里,坐在电脑跟前绝对是想象不出这样的细节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谁掌握了细节谁就掌握了文学作品的命运,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这部作品的语言极具地方特色。人们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文化生活是这样,文学作品无不是这样。许多时候写出了民族的特色就必然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优秀作品。那么这个理论浓缩到文学作品的语言上来看,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语言往往能是作品迅速升华,能让读者身临其境,能反映作品的优秀本质来。如果不信请你阅读《治沙愚公》这部长篇作品,你就会深深地体会出这个道理。当形容八步沙这个地方的风沙厉害的时候,作家引用了一句谚语“一夜北风沙翻墙,早上起来驴上房”,你可见风沙多么厉害。还可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在《治沙愚公》这部著作里,地方语言比比皆是。许多人担心方言土语用多了影响读者的阅读效果,其实恰恰相反,方言土语不但不影响读者的阅读效果,反而成了阅读的调味品和润滑剂。许多时候方言土语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便是“1号作家”陈玉福的巧妙之处。

《治沙愚公》以长篇纪实,传递哪些时代印象与精神?

知识碎片化时代,我们如何读诗?

■王立群



毫无疑问,“碎片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特征之一。

我们当下的时代,知识的碎片化是一个必然存在,所以我们对此不必过多纠结,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发现高质量的碎片、剔除无用的碎片,尤为重要的是如何处理这些碎片。既然是因为知识的碎片化影响了我们的深度思考,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碎屑凝练起来,让它们不再那么“碎”吗?这就需要我们有意地对碎片的知识进行整合,以此弥补知识碎片化的弊端,实现从碎片到整体的跨越。这也就是知识整体化的过程。

古典诗词的阅读亦然。

在对古代诗词的接受过程中,几乎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这样的:背诵一首名诗,背诵几首名诗,再到背诵一些名诗,我们对有些诗歌的接受甚至是从其中的名言名句开始的,名句——名诗——一些名诗,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接受过程。有的人诗歌储备量可能多一些,有的或许少一点,不管哪一种,本质上还是碎片,如果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将它们整合起来,它们依然是一个个散落的存在,最好的状况算是一个个散落的群体。这也是“中国诗词大会”中,为什么一些参与者背诵了大量诗歌,却常常止步在给出一个或几个关键字的“飞花令”“超级飞花令”阶段上。

“飞花令”就是一种整合,是按照某种主题将大量零散诗句的整合,本身更像一种诗词的竞技文字游戏,还不能将足够的诗句、整首的诗词聚合为较大的整体,因为中国古典诗词数量庞大,诗词内容本身更是丰富多彩的。有没有一种更加便利、易于操作的聚合方式呢?

以人为纲,这恐怕是最容易操作,也是最有效的整合方式了。诗词是由人创作的,一个人一生可能创作很多诗词,如果按照时间的顺序,将一个诗人一生创作的著名诗词串联起来,这就是“诗传”。利用“诗传”的方式

对个人记忆中散乱的诗歌进行聚合,这是一种整体化,不但能实现对碎片化的超越,更是极为有效的诗歌阅读方式。要真正读懂一首诗词,至少有六个方面是必须的: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在哪里写的,为什么写,写的什么,怎么写的。前四个方面,都直接涉及作者,这没有疑问。后两个方面,对诗词“写的什么”“怎么写的”,尽管有的时候,单纯从诗歌文本中就能获得大部分的信息,但要真正深入,更加通透地读懂文本,还必须了解作者。如朱熹那首著名的诗歌《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单纯从文本来看,这是一首游春的诗,写春天到来的美好及生机,但如果了解朱熹及其他的思想,知道朱熹一生从未踏足泗水,就会明白这首诗不是纯粹的游春诗,而是一首哲理诗,通篇用比的手法,写自己学习儒学的心得,只有进了孔圣之门,才能领略无边的生机。

孟子曾对弟子万章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吟诵古人的诗词,阅读他们的著作,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这怎么能行呢?所以要研究他们的时代与经历,这就是和古人交朋友。这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知人论世”传统的由来。只有“知人”,才能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状况、写作动机等;惟有“论世”,才能根据作者所处的社会时代准确理解文本的内容。通过“诗传”的方式,能够实现知人论世,能够将散乱的一句句、一首首诗词整体化为一个便于把握的系列。除此之外,这些诗人,本身亦并非一个个单独的存在,他们之间尚存在师徒、亲朋、同僚等各种社会关系,他们通过诗词唱和交往,甚至斗争,由此可以构建一个更为宏大系统的整体,这不但能准确、深透地理解古人,读懂他们的诗词,而且,在我们嘴边“呼之欲出”的时候,诗词能够随时“脱口而出”,而不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甚至“千呼万呼不出来”。这也正是我们编写这套书的动机。

因为中国古代一向有“左图右史”的传统,而且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是知识碎片化的时代,还是一个读图的时代,所以最初的设想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一个诗人的重要经历以及著名诗词,文字的介入尽量精减,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图片与文字——配合的形式未能全面实现,当然这是一个遗憾,算是给读者的阅读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吧。

这套书是以作者的生平为纲,以名作名篇为纬,努力做到纲举目张,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诗文尽量全部涉及,这给读者的顺利阅读提供了基础。另外,一些广为流传的诗篇、一些著名选本选录的诗作以及一些包含名言警句的诗文,也尽可能选录,这算是给读者的原有视野提供了拓展的可能。

一个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才叫文本;一部著作,只有经过读者阅读,才称之为图书,否则就是一堆废纸。至于图书的实际样貌与我们的意图之间可能存在的罅隙,就恳请读者的批评了。

(本文摘自《唐十家诗传·代序》,有删减)

音乐教材教参电子版及配套音频资源……除了面向学生的线上课程,面向教师的线上培训也应运而生。教师在线培训并不是新鲜事物,但是因形式自身的弊端和人们长期的培训习惯,一直都没有受到重视,在疫情防控时期,线上培训成为首选形式,需求便日益凸显出来。当然,线上培训的方式还存在互动不足、效果差等诸多弊端,需要不断地改进、提高,为教师们带来高质量的培训课程,提高培训效果。

教育出版的鼎力相助,为“停课不停学”提供了教学资源的保障,体现了我国出版行业的担当和实力。

探索在线教育 推动出版数字化转型

在“停课不停学”的背景下,在线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线上课程一直是老师们摸索的课题,却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疫情意外成为催化剂,使线上课程替代了课堂教学,成为主导的教学方式。线上课程呈现出井喷的状态,形式五花八门,质量良莠不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4.23亿,手机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4.20亿。这种情况下,出版社更应该负起引导的责任,指导教师使用教材进行线上教学。

抓住契机,推动数字教材出版。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吉述认为,做好数字教材及精准内容,是出版社进军数字教育、强化自身优势的首要工作。据了解,目前许多省份已经启动了数字教材的开发。但由于数字教材投入过大,有些省份还在观望。无论是信息时代的进一步发展,还是特殊时期的需求,数字教材的研发与出版都已迫在眉睫。

利用网络手段,拓展图书容量。融合出版是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过渡,是现在相对成熟的做法。读者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该书相关的更多教育资源与服务,包括重难点讲解、试题集、过关排名等等,甚至是后期的直播课、专家答疑等线上服务。融合出版极大地拓展了图书容量,增加了读者、作者与编者的黏合度,为图书的后期发展预留了途径,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开发利用APP、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丰富出版形式、宣传手段和销售方式。苏少社组织一线骨干教师,开发“疫情期间的美术教育”主题活动,在出版社微信公众号上连续推出,受到广大教师关注。该社还研发了“小凤凰FM”微信小程序,在疫情期间发送儿童文学名家朗诵、名家作文课、儿童广播剧等多姿多彩的内容,为读者服务,提高出版社的影响力,打造图书品牌。

教育出版人用自己的智慧和担当,成功运用多种应对策略,为战胜疫情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凸显出当下教育出版的优势,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不足。总结经验,大胆创新,利用新的技术、开拓新的模式推动传统教育出版走向5G时代,出版人任重道远。